



by 苏童 著
sotong

碧奴
BINU

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
THE MYTH OF
MENG JIANG NU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碧奴 / 苏童 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6.9

ISBN 7-5366-7295-0

I. 碧... II. 苏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88682号

碧奴

BINU

苏童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丛书编委: 石涛 (中国)

策 划: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 陈建军 李杰

封面设计: 奇文云海工作室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E-MAIL:sales@alpha-books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4.5 字数: 200千

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809955转8005或010-85869377转810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◆自序

苏童

很高兴《碧奴》能与世界各国读者见面!

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已在中国流传了二千年,神话流传的方式是从民间到民间,我的这次“重述”应该是这故事的又一次流传,也还是从民间到民间,但幸运的是已经跨出国门了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神话是飞翔的现实,沉重的现实飞翔起来,也许仍然沉重。但人们藉此短暂地脱离现实,却是一次愉快的解脱,我们都需要这种解脱。

最瑰丽最奔放的想象力往往来自民间。我写这部书,很大程度上是在重温一种来自民间的情感生活,这种情感生活的结晶,在我看来恰好形成一种民间哲学,我的写作过程也是探讨这种民间哲学的过程。

人类所有的狂想都是遵循其情感方式的,自由、平等和公正,在生活之中,也在生活之外,神话教会我们一种特别的思维:在生活之中,尽情地跳到生活之外,我们的生存因此便也获得了一种奇异的理由。在神话的创造者那里,世界呈现出一种简洁而温暖的线条,人的生死来去有率性而粗陋的答案,因此所有严酷冷峻的现实问题都可以得到快捷的解决。

在“孟姜女哭长城”的故事里，一个女子的眼泪最后哭倒了长城，与其说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，不如说是一个乐观的故事；与其说是一个女子以眼泪结束了她漫长的寻夫之旅，不如说她用眼泪解决了一个巨大的人的困境。

如何说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，永远是横在写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孟姜女，我对孟姜女的认识其实也是对一个性别的认识，对一颗纯朴的心的认识，对一种久违的情感的认识，我对孟姜女命运的认识其实是对苦难和生存的认识。孟姜女的故事是传奇，但也许那不是个底层女子的传奇，而是属于一个阶级的传奇。

我去过长城，也到过孟姜女庙，但我没见过孟姜女。谁见过她呢？在小说中，我试图递给那女子一根绳子，让那绳子穿越二千年时空，让那女子牵着我走，我和她一样，我也要上长城去！



北 山

人们已经不记得信桃君隐居北山时的模样了，他的草庐早就被火焚毁，留下几根发黑的木桩，堆在一片荒芜的菜地里。起初有人偷偷地跑到北山上去，向那几根木桩跪拜，后来时间一长，那几根结实的木桩也被人拖下山去，不知是当柴火劈了，还是垒了谁家的房子。信桃君的坟茔虽然是个空坟，四季里倒是风姿绰约，冬天的时候坑里结一层亮晶晶的薄冰，登高一看，像一面硕大的白银镜子扔在坡上，映照出云和鸟的影子。春暖花开的时候，那坑里也开花，一大片粉色的辣蓼和白色的野百合花随风摇摆，有蝴蝶飞来飞去的。夏秋之际山上的雨水多了，坟就躲起来了，雨水顺着山势涌进信桃君的空坟，怀着莫名的热情，把一个坟茔乔装改扮成一个池塘，经常有离群的鹅在这个水塘里孤独地游弋，向信桃君的幽魂倾诉鹅的心事，而远近的牧羊人到北山上放羊，会把羊群赶到塘边饮水，他们自己无论多么口渴，也不敢喝那塘里的水。在北山一带，什么泉水能喝，什么野果能吃，是柴村的女巫说了算。人们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柴村的女巫，她们说那水塘里的水喝不得，谁也不敢喝，谁敢喝泪泉之水呢？柴村的女巫曾经带着牛头碗和龟甲上山，研究过那水半苦半甜的滋味，她们认定那是一潭泪泉，泛甜的是表面的雨水，而池塘底部贮藏着好多年前三百个哭灵人的眼泪。



北山下的人们至今仍然不敢哭泣。

哭灵人的后裔如今散居在桃村、柴村、磨盘庄一带，即使是孩子也知道自己独特的血缘。幸存的老人都已白发苍苍，他们怀着教诲后代的心情，手指北山，用整个余生回忆好多年前的一场劫难。孩子，别人的祖先都安顿在地下，我们祖先的魂灵还在北山上游荡，那些白蝴蝶为什么在山顶飞来飞去？那些金龟虫为什么在山路上来来往往？都是祖先的冤魂，他们还在北山上找自己的坟地呢！孩子，别人的祖先不是饿死就是病死，不是老死就是战死，我们的祖先死得冤。猜，孩子你猜，他们为什么而死？你永远猜不到的，他们为自己的眼睛而死，他们死于自己的眼泪！

好多年前的一场葬礼出现在无数孩子的夜梦中。老人的回忆冗长而哀伤，就像一匹粗壮的黑帛被耐心地铺展开来，一寸一寸地铺开，孩子们在最伤心处剪断它，于是无数噩梦的花朵得以尽情绽放。老人说信桃君的葬礼惊动了国王，国王派来了数以千计的捕吏和郡兵，他们守在半山腰，监视着从山上下来的吊唁者，有的人从半山腰顺利地通过，有的却被拦住了，被拦住的那些人，他们的面颊和眼睛受到了苛刻的检查，结果三百个泪痕未干的村民被扣留在半山腰上。捕吏按照村民的性别让他们站成两个巨大的人圈，男的站在上坡，女的都赶到下坡的小圈里。中间的一条山道，供忙碌的郡兵们通行。开始没人知道是眼泪惹的祸，被扣留在半山腰的多为成年人，对这次突如其来的羁押有点迷茫，但是那么多人坡上坡下地站着，人圈里还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，他们便打消了各自的疑虑。谁不知道官府下乡查案的招数呢？偷鸡贼查他手上的鸡屎味，盗牛贼闻他身上的牛粪味，杀人犯查他身上的血迹，通奸的男女剥个精光，查看他们的羞处。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眼睛和面颊会留下什么罪状，所以起初他们并不那么恐慌。有的夫妇隔着山路在商量家事，有的人惦记家里猪的食粮，催促自己的孩子快去河边割猪草；有人故意摊开他的手给捕吏看，暗示他的手是干净的，



没有做过什么偷鸡摸狗的勾当。有一个妇人干脆在下面的人圈里，为自己的性生活作出了种种激烈的声明，她的声明引来了其他妇女的冷嘲热讽，可捕吏们嘴角上露出会意的微笑，目光却冷峻地瞪着她们的脸。后来一声令下，不准下面的妇人吵吵嚷嚷，也不准上面的男人交头接耳了。在令人窒息的安静中他们迎来了一卷从未见过的绳索，那绳子卷叠起来，像一只磨盘，但比磨盘还要大，几个郡兵喊着号子把它推上了山。磨盘般滚动的绳卷滚到村民们脚下，他们终于知道郡兵们在忙什么了。有人发觉形势不对，企图从人圈里钻出去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捕吏们的枪缨对准了所有违抗命令的哭灵人，他们给一些身强体壮的年轻人戴上了木枷，大多数人都被那条叹为观止的长绳串了起来，捕吏把一只只人手编在绳结里，绕一下，抻一下，再绕一下，编得很快也很顺利，一会儿工夫哭灵者们便像一片片桑叶一样，整齐地排列在绳子两侧了。一个捕吏拉住绳头，毫不费力地把那些人拉下山，一直拉到囚车旁边。老人们说可怜的哭灵者看见囚车才幡然醒悟：是信桃君的葬礼，是眼泪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！于是好多人在惊恐中看着四处奔逃的路人的脸，大叫道，他也是去哭灵的，她也是去哭灵的，为什么不抓他们？还有好几百人呢，大家都哭了！

国王不允许为信桃君哭灵，那是一条未颁布的法令，达官贵人自然知道，关注时局的引车卖浆之徒也知道，可是北山下的人们一点都不知道，他们一年四季只是谈耕论桑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青云郡与北方的都城远隔重山，鸿雁难以传信。人们事后才听说，信桃君是被国王放逐到北山的，他的后背上刺了国王的赐死金印，国王让他死于大寒，可信桃君拖延了自己的死期，直到清明那天才把白绢挂到了草庐的房梁上。北山下的人们思想简单而又偏执，他们只知道信桃君是国王的亲叔叔，出于对高贵血统天然的敬意，他们对那隐居者也充满了景仰之情，至于王公贵族之间仇恨的暗流，无论多么汹涌，他们也是听不见的。



信桃君隐居北山的日子，山下的村民听得见从山顶草庐里传来的笛声，牧羊人经常循着笛声上山，看见信桃君孤独的身影在草庐内外游移不定，像一朵云。有人曾经听信桃君预告过他的死期，他说草庐旁边的野百合一开花，他就要走了，他们听不懂野百合花期的奥秘，反问道，野百合开了花，大人你要去哪里呢？葬礼过后好多人都仰望着北山扼腕长叹：主要是后悔，后悔信桃君在溪边沐浴的时候，只顾窥视了他的私处，却没有问一问他后背上为什么刻了字。好几个人在夏天看见过信桃君裸露的身体，那贵族男子的身体因为过分的白晰和细腻而显得神秘，更神秘的是后背上有一个圆形金印，金印里应该是字，字能够简短地表达深刻的仇恨，也能够平静地告知喜讯或者噩耗，可他们偏偏不认识字。他们守在溪边，隔水谈论着信桃君状如孩童的生殖器官，躲在岩石后面的牧羊人说王公贵族就是不一样，连那东西也长得那么精致文雅，灌木丛里的樵夫则怀疑那样的器官是否能够传宗接代。然后，他们就跳到水里去了，专心捡拾信桃君故意散落在溪水里的一枚枚刀币。那隐居的贵族在北山的溪边树下散尽千金，后来开始把迟到的人领进他的草庐，山下桃村的村民接受了他最后的恩惠：一头羊，一块麻，一碗米。有的人拿了信桃君书案上的竹筒，把竹筒上的字洗去，拆了，做成一把筷子。老人们的回忆是琐碎而精确的，他们说那三百个哭灵人都死于一颗感恩之心，但有的死于溪水里刀币的诱惑，有的死于一羊之恩，有的却死得冤枉，是被一根筷子送了命。

桃村的幸存者肃德老人年轻时是个牧羊人，曾经在信桃君的水缸里饮过一瓢水，后来他坦率地承认他的一条命是捡回来的。他说葬礼那天山顶上白幡飘扬，丧鼓齐鸣，那么好的一个大人物死了，他也想哭。肃德说他正要哭出来，胳膊肘被什么顶了一下，回头一看是他的堂兄抱着一头猪崽站在后面，是猪崽用鼻子顶了他的胳膊，他的堂兄张着大嘴已经哭声震天了。他不仅自己哭，还去打猪崽，让它也哭几声表示哀悼，猪崽就挣扎着



顶到了肃德的胳膊。肃德说谢天谢地还不如谢那头猪崽，他认识堂兄手里的猪崽，是信桃君送给他的，他看见那猪崽突然觉得信桃君是个不讲公平的人，他堂兄家里有了三头猪，他肃德只有羊，一头猪也没有，信桃君偏偏送猪给堂兄，不送给他！肃德一生气，眼泪就消失了，后来他说，那头小猪崽拱的不是我的胳膊，是我的眼泪，它把我的眼泪拱回去，救了我一条命！

幸存的诀窍之一是有一个像肃德一样狭窄的心胸。肃德和所有的哭灵者一样，是被一群蜂拥而来的郡兵轰下山的，郡兵们有的挥舞着锄头铁镐驱赶村民，有的径直奔向信桃君的棺木挥锄砸棺，村民们大惊失色，他们一边跑一边威胁砸棺人，你们知道死人是谁？国王的亲叔叔呀，你们吃了豹子胆了？敢砸信桃君的棺木，小心国王把你们生刚活剥九族连坐！郡兵们都指着袖手旁观的一个黄袍宫吏，说，看见那车大人了？不是我们要砸他的棺，是长寿宫里来的车大人，他让我们砸的！有个穿了盔甲的县尉骄矜地站在一边，对着村民们冷笑，车大人也不敢砸信桃君的棺材，是国王下的令，砸的就是他亲叔叔！村民们在一片惊悸声中匆匆跑下山，对死者的哀悼之情像惊鸟般地飞走，一粟之恩也在意外中提前报答完毕。他们的心情不那么悲伤了，有人偷偷地绕到溪边去看了看，有人还顺便把自家的羊赶到信桃君的菜园里，啃了点萝卜秧子。肃德老人跟随人流跑到半山腰上，发现国王的人马像一片肃杀的树林站在坡上，人流被堵住了。他看见捕吏在检查村民的面孔，一时闹不清楚他们要抓流泪的人，还是要抓不流泪的人，也许是那种残存的嫉妒不平的情绪帮了他，他快快地对捕吏说，我什么也没拿到，我就喝到了他缸里的一瓢水！那捕吏扫了他一眼就把他推开了，说，你不哭灵上来凑什么热闹？没你的事了，你往河边走，别往路上走，否则抓到车上别怪我。肃德老人说他一路狂奔跑到河边，遇见了他堂兄的猪，猪在水边啃水草，堂兄不见了。他从河边向大路上张望，看



见大路上已经停满了带大木笼的铁轮囚车，囚车是崭新的，看上去威严而奢华，刚刚被投进去的人坐得还算悠闲，可惜从山上赶下来的哭灵者越来越多，木笼一下就被塞满了，七八辆囚车里堆了那么多的人，人像牲口压着牲口，人的呼叫声也像屠刀下的牲畜，叫得凄厉而茫然。囚车走到大路上，车轴断了，捕吏们打开笼子，一些人像水一样从里面溅出来了。肃德说他看见那些人像水一样溅出来，一看就是断了气，他向后代们强调说，你们别听外面人瞎传，那三百人中好多人是被压死的，不是砍头，也不是活埋，好多人在山下的大路上就已经被压死啦。

哭 泣

北山下的人们至今不能哭泣。

在桃村和磨盘庄，哭泣的权限大致以年龄为界，孩子一旦学会走路就不再允许哭泣了，一些天性爱哭的孩子钻了这宽容的漏洞，为了获得哭泣的特权，情愿放弃站立快乐，他们对学步的抵触使他们看上去更像一群小猪小羊，好大的孩子，还撅着屁股在地上爬，严厉的父母会拿着笞帚追打自己不成器的孩子，用笞帚逼迫他们站起来，遇到那些宠溺孩子的大人，那情景就不成体统了，做父母的坦然看着孩子在村里爬来爬去，还向别人辩解道，我家孩子是没得吃，骨头长不好，才在地上爬的！又说，我家孩子虽说不肯走路，也不怎么哭的！河那边的柴村汲取了邻村的教训，干脆取消了孩子哭泣的特权，甚至婴儿，也不允许哭泣，柴村人的荣辱与儿女们的泪腺息息相关，那里的妇女在一种狂热的攀比中纷纷投靠了神巫，大多心灵手巧的妇女掌握了止哭的巫术，她们用母乳、枸杞和桑葚调成汁喂食婴儿，婴儿喝下那种暗红色的汁液，会沉溺于安静漫长的睡眠中。冬天



她们用冰消除婴儿的寒冷，夏天则用火苗转移婴儿对炎热气候的不适感。偶尔会有一些倔强的婴儿，无论如何不能制止其哭声，那样的婴儿往往令柴村的母亲们烦恼不堪。她们解决烦恼的方式是秘密的，也是令人浮想联翩的。邻村的人们有时候隔河眺望对岸的柴村，会议论柴村的安祥和宁静，还有村里日益稀少的人口，他们说主要是那些啼哭的婴儿不见了，那些啼哭的婴儿，怎么一个个都不见了呢。

贫苦的北山生生不息，就像奔腾的磨盘河的河水，去向不明，但每一滴水都有源头，他们从天空和大地中寻访儿女们的源头。男婴的来历都与天空有关，男孩们降生的时候，骄傲的父亲抬头看天，看见日月星辰，看见飞鸟游云，看见什么儿子就是什么，所以北山下的男孩，有的是太阳和星星，有的是苍鹰和山雀，有的是雨，最不济的也是一片云，而女孩子临盆的时候，所有的地屋茅棚都死气沉沉，做父亲的必须离开家门三十三步，以此逃避血光之灾。他们向着东方低头疾走三十三步，地上有什么，那女儿就是什么，虽然父亲们的三十三步有意避开了猪圈鸡舍，腿长的能穿越村子走到田边野地，但女儿家的来历仍然显得低贱而卑下，她们大多数可以归于野蔬瓜果一类，是蘑菇，是地衣，是干草，是野菊花，或者是一枚螺狮壳、一个水洼、一根鹅毛，这类女孩子尚属命运工整，另一些牛粪、蚯蚓、甲虫变的女孩，其未来的命运就让人莫名地揪心了。

来自天空的男孩本来就是辽阔而刚强的，禁止哭泣的戒条对男孩们来说比较容易坚持，好男儿泪往心里流，是天经地义的约束，即使遇到一些不守哭戒的男孩，哭泣也容易补救：他们从小就被告知，羞耻的泪水可以从小鸡鸡里流走。所以做父母的看见儿子的眼睛出现某种哭泣的预兆时，便慌忙把他们推到外面，说，尿尿去，赶紧尿尿去！最容易冒犯哭戒的往往是来自地上的女孩们，这是命中注定的，从地上来的杂草，风一吹就伤心，从水边来的菖蒲，雨一打就浑身是泪，因此有关哭泣的故事也总是



与女孩子有关。

北山下的人们养育男孩的方式异曲同工，可说到如何养育女儿，各个村庄有着各自的女儿经。磨盘庄的女儿经听起来是粗陋的，也有点消极，由于一味地强调坚强，那边的女孩子从小到大与男孩一起厮混，哭泣与解手紧密结合，待字闺中的黄花闺女，也没有什么羞耻之心，什么时候要哭就撩开花袍蹲到地上去了，地上潮了一大片，她们的悲伤也就消散了，别人怀着恶意说磨盘庄女孩子的闲话：说她们那么大了，都快嫁人了，还往地上蹲；说磨盘庄的女孩打扮得再漂亮也没用，那袍角上总飘着一丝臊臭！

柴村的女儿经其实是一部巫经，神秘而阴沉。一个女巫的村庄，炊烟终日笔直地刺入天空。村里的女孩子从不哭泣，也从不微笑，她们到河边收集死鱼和牲畜的遗骨，一举一动都照搬母亲的仪式，从少女到老妇，柴村的女子有着同样空洞而苍老的眼神。由于长期用牛骨龟甲探索他人的命运，反而把自己的命运彻底地遗忘了，即使是在丧子失夫的时候，她们也习惯用乌鸦的粪便掺和了锅灰，均匀地涂抹在眼角周围，无论再深再浓的哀伤，她们也能找到一种阴郁的物品去遮蔽它，精密的算计和玄妙的巫术大量地消耗了她们的精神，这使柴村女子的面容普遍枯瘦无光，从河边走过的人看见柴村的女子，都会感到莫名的沮丧，说那些柴村的女子怎么就没有青春，无论是豆蔻年华的少女还是蓬头垢面的妇女，看上去都像游荡的鬼魂。

几个村庄中，只有桃村的女儿经哺育出了灿烂如花的女孩子。有人说桃村的女儿经深不可测，也有人质疑其荒诞的传奇色彩，怀疑桃村女儿经是否存在，别人说来说去，说了这么多年，越说越是个谜了。桃村的女儿经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如何消灭眼泪的，母亲们与眼泪抗争多年，在长期的煎熬中探索了一些奇特的排泪秘方。除了眼睛，他们根据各自的生理特点，动用了各种人体器官引导眼泪：眼泪便独辟蹊径，流向别处去了。母



亲们的秘方百花齐放，女孩子排泪的方法也就变得五花八门，听上去有点神奇。耳朵大的女孩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用耳朵哭泣的方法，那眼睛和耳朵之间的秘密通道被豁然打开，眼泪便流到耳朵里去了：大耳朵是容纳眼泪天然的容器，即使有女孩耳孔浅，溢出的泪也是滴到脖颈上，脖颈虽然潮了，脸上却是干的。厚嘴唇的女孩大多学的是用嘴唇排泪的方法，那样的女孩子嘴上经常湿漉漉的，红润的嘴唇就像雨后的屋檐，再多的水都滴到地上去了，不会在面颊上留下一丝泪痕。别人会带着一半羡慕一半嘲笑的口气调侃她们，你们哭得多么巧，饮水也方便了，自己的嘴就是一口水井嘛！最神秘的是一些丰乳女子，她们竟然用乳房哭泣，乳房离眼睛那么遥远，外乡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，桃村女子的眼泪能从眼睛走到乳房，走那么远的路！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，桃村女子从来都不张扬他们乳房的事情，是那些做丈夫的说出来的。桃村女子用乳房哭泣的秘法，也许只有那些丈夫容易验证——泪水藏在女儿家的袍子深处，一个悬念也藏起来了，别人好奇，越好奇越流传，自然也成为桃村女儿经中的精华部分了。

这就说到了桃村的碧奴。碧奴灿烂如花，一张清秀端庄的脸，眼泪注定会积聚在那双乌黑的大眼睛里，幸而她有一头浓密的长发，她母亲活着的时候给女儿梳了个双凤髻，教她把眼泪藏在头发里。可是母亲死得早，传授的秘方也就半途而废。碧奴的少女时代是用头发哭泣的，可是哭得不加掩饰，她的头发整天湿漉漉的，双凤髻也梳得七扭八歪，走过别人面前时，人们觉得是一朵雨云从身前过去了，一些水珠子会随风飘到别人的脸上。谁都知道那是碧奴的泪，他们厌烦地掸去脸上的水珠，说，碧奴哪来这么多的泪？谁都在受苦，就她流那么多泪，泪从头发里出来，头发天天又酸又臭的，怎么也梳不好的，看她以后怎么找得到好夫家！

说碧奴的泪比别人多，那是偏见，可桃村那么多女孩，碧奴的哭泣方法确实是有点愚笨，她不如别的女孩聪明，也就学不会更聪明的哭泣方法，



所以别的女孩子后来嫁了商人、地主，再不济也嫁了木工或铁匠，只有碧奴嫁了孤儿岂梁，得到的所有财产就是岂梁这个人，还有九棵桑树。

岂梁虽然英俊善良，可他是个孤儿，是鳏夫三多从一棵桑树下捡来的。村里的男孩说他们来自天空，是太阳和星星，是飞鸟，是彩虹。他们问岂梁，岂梁你是什么？岂梁不知道，回家问三多，三多告诉他，你不是从天上来的，你是从桑树下抱来的，大概是一棵桑树吧。后来别的男孩都嘲笑岂梁是棵桑树，岂梁知道自己是桑树了，就天天守着三多的九棵桑树，做了第十棵桑树。桑树不说话，岂梁也不说话，别人说，岂梁你个活哑巴，不肯出去学手艺，只知道伺弄那九棵桑树，什么钱也不会挣，你以后砍下桑树去做聘礼呀？看哪个女孩子肯嫁你？桃村这么多女孩，也只有碧奴肯嫁你了，碧奴是葫芦变的，葫芦正好挂在桑树上！

所以碧奴嫁给了岂梁，听起来是葫芦的命运，也是桑树的命运。

可是众所周知，桃村那么多男子客死他乡，只有岂梁之死，死得七郡十八县人人皆知，桃村这么多善哭的女子，只有碧奴的哭泣流传到了山外，她的哭泣是青云郡历史上最大的秘密之一，更是桃村女子哭泣史上最大的秘密。

岂梁失踪的那天中午，碧奴还只会用头发哭泣。她站在路上眺望北方，发髻上的泪雨点般地落下来，打湿了青色罗裙。她看见商英的妻子祁娘和树的妻子锦衣也站在路上，面向北方，紧紧地咬着牙齿，攥着拳头，她们的丈夫也失踪了。祁娘用她的耳朵哭，她的耳朵在阳光下发出了一片泪光，而锦衣仍然在用少女的秘法哭泣，由于她不久前产下了一个男婴，正在哺乳期，她的泪水混杂着乳汁流下来，罗裙尽湿，人就像从沟里爬上来的。岂梁失踪的那天下午，好多桃村男子都不见了，留下他们的妻儿老小在村里瑟瑟发抖。有人告诉碧奴，岂梁早晨打下的半担桑叶还扔在桑园里。她失魂落魄地来到九棵桑树下，果然看见了那半担桑叶，她坐在那里数桑叶，



怎么也数不清，手过之处，桑树叶上滚落下许多晶莹的水珠来，她发现她的手掌在哭泣。她带着那筐桑叶往蚕室走，通往蚕室的小路在太阳下水花四溅，她不知道是哪来的水，脱下草履，突然发现她的脚趾在哭泣，她的脚趾也学会了哭泣。

岂梁不在，蚕室便显得空空荡荡，碧奴把半筐桑叶倒在蚕匾里，蚕匾湿了，没有上山的蚕从桑叶上倔犟地爬过去，不吃带泪的桑叶。岂梁昨天扎好的草把，一夜之间已经有好多蚕爬了上去，它们停止了结丝，怅然地俯瞰主人采摘的最后一匾桑叶，怀念着春天匾里的生活。碧奴把空筐子挂在木梁上，木梁上沁出水珠来，她看见岂梁的小袄也搭在木梁上，散发着微微的汗味，岂梁的一只草鞋落在蚕室门口，另一只却怎么也找不见了。

碧奴一步一步地离开了蚕室，去找岂梁的另一只草鞋，从黄昏找到黑夜，不见它的踪影。碧奴不听旁人的劝阻，她坚信是暮色把另一只草鞋藏起来了。第二天早晨她在九棵桑树下低头徘徊，从路对面冷家的桑园里扔过来一只草鞋。冷家的媳妇在那边怜悯地看着她，说，你别找了，这不是岂梁的草鞋吗？碧奴拾起草鞋，看一眼就扔回去了，说，这是谁的烂草鞋？不是我家岂梁的！冷家的媳妇对她翻白眼，气呼呼地说，你个不知好歹的女子，男人离了家，魂就不在身上了？人都走了，手不在，脚不在，裆里的东西也不在，你要两只草鞋有什么用？碧奴让她说得羞红了脸，从九棵桑树下跑到了路上，跑到路上她还是低头找，找岂梁的另一只草鞋，可是那另一只草鞋躲避着满地的阳光，不让她看见。碧奴不甘心，天天在桑园通往官道的路上走，一路走一路寻，村里人都知道她在找草鞋，他们远远地指着碧奴的身影，说碧奴的魂被岂梁带到北方去了。路上的鸡犬不明底细，碧奴一来，鸡飞狗跳，纷纷躲避那女子执拗的不断重复的脚步，而路边的杂草已经清晰地辨认出那女子悲伤的足迹，碧奴所经之处，漫过一地看不见的泪水的风暴，茂密的萱草和菖蒲虔诚地倒伏下来，向碧奴袒露自



己的领地。没有草鞋，没有草鞋！

碧奴去找岂梁的另一只草鞋，从夏天一直找到秋天，还是没有找到。秋天的时候她在河边遇到了一个浣纱的女子，那女子说天就要冷了，孩子们的冬衣还没有着落，她恨不能长出三只手来，一只手浣纱，一只手织布，一只手缝衣。碧奴下到水里帮那女子的忙，水已经冷了，纱线在水里柔软地漂浮开来，碧奴双手握满温暖的白纱，看见的是岂梁在秋风中光裸的脊梁。她说，天说冷就冷了，听说大燕岭那边管人吃饭，不知道管不管人穿衣？我家岂梁夏天就走了，走的时候还光着脊梁呢！

浣纱浣出了碧奴最大的心事，入秋以后路上便看不见碧奴的身影了。桃村的人们听说碧奴不再寻找草鞋，他们以为一颗出走的灵魂又回到了桃村的生活圈内。女人们来到碧奴的地屋内，一方面是要与碧奴交流独守空房的心得，另一方面也是探听虚实，她们火眼金睛，看得出碧奴洒在灶边铺上的泪痕，她们的鼻子闻到了满屋子泪水苦涩的气味。从草秸屋顶上落下来一颗豆大的水珠子，打在一个女人的脸上，那女人抹了抹脸，惊叹道，我的娘，碧奴的泪飞到房顶上去啦！一个女人到灶边揭开锅盖，看见冷锅里有半只南瓜，那女子尝了尝南瓜的味道，皱起眉头说，南瓜汤里也有泪水，又苦又涩！碧奴你用南瓜煮泪水呀？你这是什么吃法？碧奴站在自己的泪光里，正在收拾一只巨大的包裹，包裹里有一套手工精美镶有五彩大纹的冬袍，还有腰带，还有兔皮靴。她们都猜到那是给岂梁的包裹，谁不想给匆忙离家的男人准备一只大包裹呢？她们问碧奴那么好的冬袍要花多少钱，碧奴说不上来是多少钱，她是用桑园里九棵桑树加上三匾茧丝跟织房换的。女人们惊叫起来，说碧奴你把九棵桑树三匾茧丝换了，以后怎么过日子？碧奴说，岂梁不在，这日子过也罢，不过也罢。女人们又问碧奴，你准备了这么好的包裹，让谁捎到大燕岭去呢？碧奴说，没人捎去，我自己送过去。女人们以为碧奴糊涂了，不知道大燕岭在千里之外。碧奴说，



有马骑马，有驴骑驴，没有马没有驴就走着去，牲畜能走那么远的路，人不比牲畜强？怎么就不能走一千里路呢？

女人们都哑口无言，她们纷纷捂着胸口从碧奴家逃出来，站得远远的，回头看着那地屋里不停晃动的人影。有的女子感到莫名的沮丧，说，虽说不找岂梁的草鞋了，她的魂还是没回来！有的女子很嫉妒，又不屑于嫉妒，就阴阳怪气地说，一千里路送冬衣？天底下就她一个女子知道疼丈夫！有的女子一时说不清楚是受到了情感的打击，还是被碧奴的哪句话刺痛了心，出来以后就嚷嚷头痛，为了驱除精神和身体的双重不适，那女子带头朝碧奴的地屋啐了几口唾沫，其他人便效仿她，一起对着碧奴的身影呸呸地啐起来。她们的声音引来了满村的狗吠，那天夜里狗都对着碧奴的地屋叫起来，孩子们要从铺上爬起来，小脑袋被大人们摁回草堆里。大人们对孩子说，狗不是吠我们家，是吠碧奴家，岂梁一走，碧奴的魂就丢啦！

青 蛙

碧奴去板桥雇马，板桥的牲畜市场却消失不见了。秋天的河水漫上来，浸没了马贩子们临时搭建的船桥。沿河的草棚子里空空荡荡的，所有草料和牲畜的气味都随风飘散，只有满地歪斜的木桩绝望地等待着马匹的归来，但看起来所有的马都一去不返了，它们迷惘地跟随野蛮的新主人，奔驰在通往北方的路上。

水和杂草联合收复了河边的土地，劫掠过后的青云郡湿润而凄凉。碧奴站在河边，记起那些半裸的贩马人是怎样牵着马在河边饮水，一边对着远处水田里的农妇一声声地喊，姐姐姐姐，买我的马吧。碧奴现在要雇一匹马，可那些来自西域或云南的马贩子一个也不见了，她只看见被他们遗